



《风筝》： 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

易其洋

不看国产电视剧好多年了，这次，看到几位师友在微信朋友圈热心推荐，连续好多天，一有空就捧着手机，饶有兴致地看完了柳云龙导演的谍战片《风筝》。潜伏于国民党军统高层的共产党特工郑耀先，代号“风筝”（柳云龙饰），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所走过的非凡人生，看得人惊心动魄，感慨良多。

谍战剧的核心，应该就是特工在真真假假之间，如何处理好自己的双重身份。潜入“敌营”，好比在刀尖上跳舞，稍不留神，就可能招致杀身大祸。谍战片《潜伏》中的余则成（孙红雷饰），虽潜伏于国民党军统情报处，但他所面对的敌人，大多数时候只是“军统”。郑耀先则不同，身为戴笠麾下“八大金刚”中的“鬼子六”，不光在军统名声大振，赢得一大帮兄弟拥护，由于利益之争和生死之搏，国民党中统亦对他恨之入骨，一次次想置他于死地；这还不算，剧情一开始，中共地下党情报员曾墨怡被捕，郑耀先出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军统“六哥”的身份，处决自己的同志。风筝，意为单线联系，郑耀先的单线联系人是上级陆汉卿。也因此，不知情的共产党游击队想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对郑耀先也是欲除之而后快。

郑耀先的特殊身份和使命，决定了他不得不在军统、中统和不知情的共产党人的夹缝中求生存。身为高级间谍，如“深海”一般地长年潜伏，则是为了保全自己，伺机而动，获取绝密情报。个性彪悍、胆大心细、内敛隐忍、狡黠机智且残酷狠辣的郑耀先，身披军装大衣，脚着锃亮皮鞋，戴着军帽和哈雷镜，出入豪华场所，一帮兄弟跟随，在军统做到了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深得国民党特工王戴笠、毛人凤、郑介民的赏识，真可谓鲜花怒马，风光无二。

但身为间谍，郑耀先是站在悬崖峭壁、生死系于一线的人，一次次生死考验、险象环生，虽然最终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但其中的残酷、悲凉甚至绝望，让观者如我也“虐心”得难受。单线联系人陆汉卿在时，他还有个“倾听者”，他也不止一次向陆汉卿诉苦和抱怨，“我已不清楚自己是红是白，是人是鬼。这样下去，敌人不收我，我自己也要崩溃了。已经十年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几个十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活得像个人？”“总是这样下去，我会发疯的。再这样下去，即使我不暴露，我也会被自己人干掉。”

凶险如此，煎熬如此，即使是在陆汉卿英勇就义后，郑耀先



成了“断线的风筝”，处境更加危险，考验更加艰难，痛苦更加沉重，他也没有忘了自己是谁，一直在苦苦坚守。甚至在国民党溃逃台湾后，他虽已暗中取得组织归队，但出于使命，化名周志刚，继续潜伏，没有表彰、没有功勋，反倒是在此后的动荡岁月中遭受了极为不公的待遇；他那妻死女散的命运，实际上也是他不可公开的特殊身份造成的。若以能力论，郑耀先在国民党一边，完全可以呼风唤雨、功成名就，一家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他之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遭遇暗淡乃至残酷至极的命运之路，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坚守和隐忍、他的无我和奉献，都源于信仰赋予他的力量。

剧中有一个情节，郑耀先以军统身份向将被行刑的同志，“年纪轻轻就死了，图什么呢？”回答是：“信仰”，而与郑耀先针锋相对的中统头子田湖在训导下属时，则引用了一句佛教教语：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所谓信仰，简单点说，就是弄明白了人为什么而活，且坚信不疑、矢志不移，因而可以为之抛弃一切乃至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止是会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更可怕的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一有利益诱惑、一遇艰难险阻，便极易“背叛自

己”。郑耀先虽说“比军统还要军统”，却始终未变节变色，就是因为他知道，只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才能最终忠于自己的信仰。人无信仰，好比房屋没有梁柱。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高级间谍“影子”韩冰（罗海琼饰），“我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同样是“有信仰心”，因而能够长期成功潜伏的人。所不同的是，由于信仰不同，所选择的道路不同，人生的走向、格局和境界自然不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便有了天壤之别。作为郑耀先的“关门弟子”，马小五虽然天赋一般，但最终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侦查员，为完成任务连生命也不惜，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师父视信仰高于一切的执着，以及由此而生的家国情怀，深深影响了他。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寒冰”，对于当年那些优秀儿女贫贱不移、生死无悔的人生抉择，现在的好多人难以理解，也不愿相信，正在于对“什么是信仰”“人为啥要有信仰”无从理解。

在我看来，好的影视剧，就好在敢于为“正面主角”设置旗鼓相当的对立，而不是把对手都弄成一群蠢材、窝囊废。否则，所树立的正面人物，何以让人信服？隐蔽战线的工作，是你死我活的巅峰对决，如果对手不也一样机智果敢、信心坚定，“对手戏”何来惊心动魄、波谲云

鉴赏与收藏

郑诵先： 以碑入草 独辟蹊径

方向前

二十世纪书坛群星闪烁，名家辈出，郑诵先是碑学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自成一家的章草，可谓开创了现代章草的一派新格。

中国书法在风格流派上有碑学与帖学之分，但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一直占据着主流，其优美典雅、飘逸清新的书风受历代人们的喜爱与钟情。书法发展到清代中期，碑学振兴，人们的审美趣味慢慢地发生变化，质朴壮美的书风逐渐被大家所接受。刚健、雄强、豪放的书风统领了书坛，并涌现出一大批碑学大家。晚年身居京津的郑诵先是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书法大家，他与上海的王遽常并称“南王北郑”，二位都是以章草书法闻名遐迩的大家。

潘天寿先生曾说过：“艺术的重复等于零”。书法家在艺术生涯中，除了继承传统，练就扎实的功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创新，走出适合自己的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路子。清王铎说：“书法之始也，难以入帖；继也，难以出帖。”入帖就是要吃透传统，出帖就是要写出新意。郑诵先出生书香门第，自小面授经史，临习柳欧，他的大舅公王秉恩属高官人家，书藏万卷，让郑诵先得以饱学传统文化，饱览经典法帖，由此打通了书法入帖的道路，为日后出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郑诵先苍劲雄厚、气魄宏大的书法，别具一格，其独特之处在于“以碑入草”。在二十世纪书法大家中，草书中融入碑隶的书家不少，如沈曾植、谢无量、吕凤子、王世铤、于右任、王遽常、郭凤惠等，占据当时书坛的大半江山。郑诵先早年研习唐楷诸碑，中年开始精研汉隶、章草各体，尤其对章草情有独钟。“章草”是由隶书演变而成的标准草书，写章草不但需要才情与草法基础，还需要篆隶碑版来丰富和滋养，否则就少了古韵和内涵。郑诵先到了晚年，不仅喜欢汉隶，更钟爱“二爨”，并试图将“二爨”的魏碑笔法与结构融入章草之中，为明清以后日趋衰微的章草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我们今天品味郑诵先的章草书法，总有一种风神高古，大气象之风扑面而来，他的线条蕴含自己丰富的笔墨语言。书法是线条艺术，大凡有成就的书家，其一生都在锤炼线条，丰富线条。从郑诵先的书法线条中不难看出，他把篆、隶、魏、行、草各种营养糅合在一起，线条具有丰富的质感，既凝练又洒脱，既厚重又痛快。在结体上，受汉隶、魏碑、古篆的影响，字形变化多端，颇具时代特色，主角们引经据典娓娓而谈，俗语俚语手拈来，让人印象深刻。

此外，《风筝》对一些“闲散角色”的精心刻画，同样彰显了人性的复杂和厚重，对一些“历史话题”的大胆涉猎，则为人物命运的转折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和依据，也使得剧集对人物命运的探讨有了哲学意义，让人深思回味。值得一提的是，《风筝》中的人物对白，大都非常契合人物身份，颇具时代特色，主角们引经据典娓娓而谈，俗语俚语手拈来，让人印象深刻。

剧中宫庶、徐百川、宋孝安等国民党特工对郑耀先的那份兄弟情，可说是至死不渝。甚至连郑耀先本人，也曾在宋孝安身中数弹，被我党同志击毙后，一个人默默落泪。这部电视剧其实是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尝试着从人性角度来阐释这些角色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内心。再次，虽然《风筝》一剧在被批准播出前有相当篇幅的内容被删减，但还是大胆地保留了“大跃进”“文革”等历史阶段的剧情。应该说，《风筝》这种实事求是、直面历史的态度非常值得肯定。

一部影视剧往往能够折射出一个时代对于历史的评价态度。《风筝》能在众多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除了扎实的剧本、演员精湛的演绎外，更在于将一个红色特工前半生的职业生涯和后半辈子的人生际遇结合了起来，在谍战片之外，还带有历史伤痕剧的特点，在荧屏上难能可贵地呈现了中国现代史的连贯脉络和整体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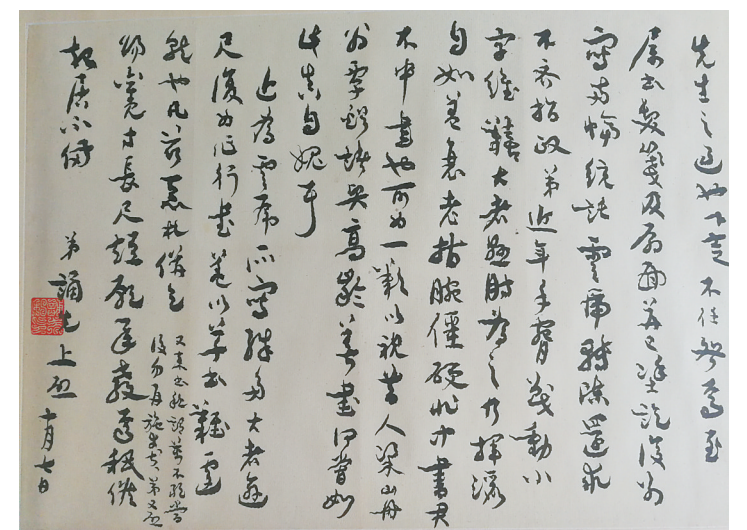


郑诵先（1892—1976）原名世芬，字诵先，号研斋，四川富顺人，书法家、诗人，有“章草王”之美称，为二十世纪重要碑派书家。

郑诵先经常强调书法家要做到“三位一体”，三位是指书卷、书生与书家，其主旨就是强调作品要有书卷之气。当代草圣林散之有句关于书法雅俗的名言：“书法唯俗不可医，唯读书可以医俗。”因为书卷气是书法作品最好的气息。无论书生、书卷都与“书”有关，可见读书对于书法家的重要性。郑诵先写过两本关于书法理论的专著《各种书法源流浅说》《怎样学习书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两本书几度再版，供不应求，为书法的普及作出了贡献。郑诵先国学造诣十分深厚，据其子女回忆，有一次他的儿子向父亲请教有关宋代历史方面的问题，讲到《纲鉴易知录·守纪》里面得一段话，郑诵先马上说出了下面的一段原文，一字不漏，功底可见一斑。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社团北京中国书法研究会成立，郑诵先主持日常工作，并承担了大量的宣传、组织、交流、研究等工作，同时入会的还有张伯驹、郭凤惠、陈云浩、萧芳等大家，研究会在当时做了不少工作，影响极大。

谈及郑诵先书法，不能不提一下他虚怀若谷的性格及乐观大气的交友态度。郑诵先一生广交名士，如与张大千、张善孖兄弟友善，与章草大家罗复堪亦师亦友；居住北京时与启功、张伯驹、陈云浩等交往，在天津时与陈少梅、吴玉如、王学仲交游，与国学大师章士钊、夏承焘等亦为挚友，一生中有很多朋友。他晚年曾撰写并书一联：“大器量天空海阔，真聪明岳峙渊停。”诗的内容与书法风格浑然一体，真可谓“书如其人”。

郑诵先大半生在与世界与金融界度过，晚年他把全身之力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创作之中。他并不是一位靠卖书法为生的书家，不过当时的状况也可谓“求书者满户外”，而且“先生亦以书法为诱掖后学之阶”。由此想见，其书法应该有相当的存世量。在今日的艺术市场上，不少书画家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并非同步，郑诵先也不例外。同为碑学大家，郑诵先与同时代水平相当的书家如于右任、王遽常、谢无量等人相比，作品价格相差悬殊，目前，一件普通郑诵先对联价格在3万元左右，价位不及上述书家的十分之一。可见，郑诵先书法的价值远远没有到位，还有待于被市场深入地挖掘。



郑诵先书法作品(局部) (方向前 供图)

从《风筝》看谍战片创作的变迁

清痕

近日热播的谍战题材电视剧《风筝》引起坊间热议。有人认为此片质量完胜以前的谍战片翘楚《潜伏》《黎明之前》；也有人认为，此片剧情涉及多处历史敏感部位，拍摄完成后被雪藏五年之久，而今终于面世，算是求仁得仁；更有人赞誉主演柳云龙不愧为“谍战片之父”，前有《暗算》，今有《风筝》，多年磨剑，成果耀眼……总之，对于《风筝》一剧，向来严苛的观众，此次几乎一边倒地给予了好评。笔者多年前就读过原著，对文本很是欣赏，所以也难得追了一回这部长达46集的电视剧。看完全部作品后，最强烈的感觉倒不是《风筝》的艺术质量，而是我国谍战片拍摄终于实现了难得的转变。

传统谍战片什么样？《羊城暗哨》《永不消逝的电波》那个样。主人公是我党精英，深入虎穴，刺探情报，把国民党机密一一传送出来，关键时刻勇于牺牲。随着时代发展，谍战片的样貌也在

慢慢发生变化。笔者记得1995年曾播放过一部较有影响的谍战剧《无悔追踪》，情节仿照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中沙威探长对冉·阿让的不懈追踪，但题材则移花接木成了新中国警察对旧时代国民党特务的紧跟不放。到了新世纪，谍战作品中又被创作者们加入了不少新元素。像《潜伏》中就有许多办公室政治、职场竞争的内容。《风筝》的前半部分，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军统中的“鬼子六”郑耀先也是巧妙利用了中统、军统的内斗来隐藏真实身份，传递重要文件。总之，谍战片正在努力摆脱固有的窠臼和模式，出新出奇。

近年来那些优秀谍战剧，呈现的一个最显著变化是：去除了以往该类型作品中根据党派归属来确定角色性质的传统。不管你是什么阵营，还是效力于国民党，在剧中，特工、特务仅被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职业，并不由此先入为主地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国共特务在彼此的较量间，也减弱了个人品质上此高彼低的设定，比试的是谁比谁

更有智谋，更能抢占先机！印象较深的谍战片《渗透》中的于秀凝，她身为国民党沈阳警察处的督查，智商绝高，所设的阴阳局无人能破。这位顶级特工同时也是抗日英雄，且无心纠缠于国共内斗。如此人物，虽正邪难辨，却在彼时的政治局势中因为“摇摆”，而显得更加真实。

《风筝》无疑是谍战片中的翘楚，之所以超越群伦，是因为它坦诚、真挚，并没有矫揉造作地在情节转折上去迎合观众，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历史背景转变对特殊身份人物的考验上。它还有着从前那些谍战片所不具备的特质：首先，本片生动再现了那个非物质年代，理想主义革命者精神上的高贵。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风筝”郑耀先和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影子”韩冰互为镜像，尽管分属不同的政治党派，但皆是战争年代里初心不改、信仰不移的钢铁战士。其次，在诠释国共关系上，《风筝》从更高层的国家视角、民族维度，传达出超越敌我分野的“和解”意